

“唯文化隐喻”的辨认和理解困难及翻译策略

——《圣经·雅歌》1、2章六个译本中的隐喻翻译处理

余苏凌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异质文化隐喻,特别是“唯文化隐喻”,即根植于某个文化群体,与该文化群体的生存经验、信仰和价值观念紧密联系的隐喻,对译文读者在辨认和理解上构成较大难度。对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大一学生有关《圣经·雅歌》1、2章里的隐喻进行的辨认和理解测试,证明了这个假设。通过对《圣经》六个译本中这两章隐喻译文的分析,描写译者在翻译“唯文化隐喻”时通常采取的五个策略。

关键词: 唯文化隐喻; 喻题; 喻体; 喻底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975(2008)01—0099—06

近二十年来,隐喻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隐喻的认知功能上,成绩斐然。隐喻的认识功能已得到公认。隐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重要基础。先有思想上或认识上的隐喻,才有语言上的隐喻。隐喻在科技、政治等领域的价值也得到认识和重视。但关于隐喻在跨文化交流中辨认和理解程度的第一手研究并不多。《雅歌》是西方文化和宗教经典《圣经》中的一部,表面是爱情诗歌。基督徒认为,诗歌中的男女关系隐喻上帝与他的选民以色列民的关系,或耶稣与教会的关系^{[1]164}。其中充满了各种隐喻。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就和合本《圣经·雅歌》一、二章中的隐喻,对北京一所重点大学54名大一学生做了一个辨认和理解调查,借此来洞察译文读者对异质文化中隐喻的辨认能力和理解程度。并通过分析六个《圣经》译本对这些隐喻的翻译处理,来略窥译者出于不同目的的隐喻翻译策略。

调查结果证明:译文读者辨认和理解异质文化语言中的“唯文化隐喻”有较大困难。译文通常采取用明喻代替借喻;显现喻底;用宿语文化中较熟悉的隐喻替换异质文化中陌生的隐喻;取消一些隐喻,即用喻题替换掉喻体;及注释说明等策略,部分解决这种跨语言文化差异引起的隐喻辨认和理解困难。当然,这样做也放弃了吸收异质文化中新奇隐喻的机会,降低了隐喻的朦胧美,减少了读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

喻底或领会隐喻的快感。

一、隐喻的定义、工作原理和“伪隐喻”

G. Lakoff & M. Johnson 认为,“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隐喻的实质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经验另一种事物)^[2]。这两个事物或事件属于不同范畴,但有某些相似点。一般用较熟悉的、具体的事物来比拟较陌生的、抽象的事物。例如,“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雅歌》8:6,和合本中文《圣经》),用“死”的不能改变(大限来临,谁也无能为力)来比“爱情”的坚贞,用“阴间”的阴森恐怖比“嫉恨”的残酷无情。再如,“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象百合花在荆棘内”,把其他女子比作“荆棘”,把自己的佳偶比作“百合花”,喻比自己的心上人与其他女子相比显得格外美丽。这种隐喻被称为“复式比较”^[3]。形式化表达为 A:B::C:D。

隐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思想的对象——本体或喻题(tenor),二是另外的事物——喻体(vehicle),三是和相似点——喻底(ground)。现代意义上的“隐喻”一词,类似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譬喻”或“比喻”,包括明喻、暗喻和借喻等,甚至所指更广。只要是用另一个范畴中的事物或现象描述一个事物或事件,就是隐喻。隐喻是一种语用现象,当所用词汇、词组、句子、甚至段落的字面意义与语境发生冲突,而且

收稿日期:2007—11—02

作者简介:余苏凌(1966—),女,陕西大荔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在职博士研究生。

二者属于不同逻辑范畴时,读者选择的与语境相符的另外一种理解,就是隐喻意义。隐喻不仅仅是词汇的替换或比较,语境是确认和理解隐喻的依据。正如束定芳所说:“当字面意义无法成立时,通过对话题和词语指称对象变换的判断,从而识别隐喻,准确理解话语意义”^{[1]39}。这种对隐喻的新的理解,冲破了在词汇层面上理解隐喻现象,把隐喻扩展到话语或语篇层次,这也是隐喻本应属于的位置。

传统的修辞学把比喻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种。这三种比喻的工作原理不同。大多数明喻(有诸如“如”,“像”,“比作”,*be like, as...as..., compare/like...as...*等比喻提示词的比喻)中,喻题、喻体、喻底这三部分都出现^[4]。例如,“生活像花儿一样美丽”,其中“生活”是喻题,“花儿”是喻体,“美丽”是喻底。因为相似点(喻底)被点明,所以在理解时不发生语义转移,喻题和喻体保留各自的特征。再如,在 *Your love is better than wine*(《雅歌》1:2,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中,虽然因为是比较级结构,未出现 *as...as...* 这个英语中的比喻提示词,但隐喻的三部分都显现了。*Your love* 是喻题, *wine* 是喻体, *good* 是喻底。另如,在 *Your neck is like the tower of David, built with elegance*(《雅歌》4:4,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这个明喻中,这三部分也都出现了:*Your neck* 是喻题, *the tower of David* 是喻体, *elegant* 是喻底。当比喻这三部分都显现时,即使喻体属于异质文化,是陌生的事物,因为相似点被指明,理解起来很容易。

而对只出现喻题和喻体的暗喻,一般通过喻体的部分特征往喻题的转移,或双方的互动,来理解该隐喻的意义。因为喻体的特征很多,选择哪些特征转移到喻题,就成了一个问题。当然,所选择的要转移的特征必须是喻题能接受的,但常常喻题能接受的特征也不止一个,所以就会产生不同的隐喻意义。相似点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也与文化传统、生活经验、信仰系统有关。模糊性和多义性是隐喻的一个特征。也许这正是隐喻使用者所追求的效果。例如,在 *I am a rose of Sharon, a lily of the valleys*(《雅歌》2:1, *NIV*)这个隐喻中,*I* 是喻题, *a rose of Sharon*(沙仑的玫瑰花)和 *lily of the valleys*(谷中的百合花)是两个喻体。一般认为,这两个喻体比喻女主人公的美丽纯洁。但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 译为 *I am merely a rose of Sharon, a lily of the valleys*。 *Today's English Version* 译为 *I am only a rose of Sharon, a lily of the valleys*。这样的翻译增加了部分解释,把这个比喻看作是女主人公作为一个牧羊女的自谦之语。可见,暗喻因为喻

底没有显现,接受者在理解时侧重点会有所不同。

而对借喻的辨认和理解,主要依赖更广阔的语境。当词汇或句子的字面意义与语境发生冲突时,我们就会寻求一种符合语境的理解。束定芳指出:“隐喻的判别必须在上下文中,在一定的语境中。词典中没有隐喻,隐喻只在语言的使用中出现”^{[1]34}。借喻因只有喻体出现,所以必须依赖语境来辨认和理解。辨认和理解明喻和暗喻需要的语境较小,一般在单句或复句中。但辨认借喻需要更大的语境,一般超出了句子,有时必须在段落和篇章中寻找线索。例如,在 *My mother's sons were angry with me and made me take care of the vineyards; my own vineyard I have neglected*(《雅歌》1:6, *NIV*)这两句诗中,要辨认出 *my own vineyard* 是个借喻,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考察。如果 *my vineyard* 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葡萄园”,就与本句中她兄弟让她照顾的葡萄园(*the vineyards*)发生矛盾,似乎她自己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葡萄园”,那她兄弟让她照顾的是谁的葡萄园呢?更重要的是,如果照字面意思理解,就与该诗节中的话题出现了冲突。前一句是 *Do not gaze at me because I am dark, because the sun has gazed on me*。可以看出,女主人公是在说自己的外貌,担心因为肤色黑被人看轻,那么这句是在解释为什么自己肤色黑,是因为终日在葡萄园劳作而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外貌。所以,句中的 *my own vineyard*(我自己的葡萄园)是个借喻,喻女主人公的“身体”或“外貌”。

然而,如果两个事物属于同一范畴,即使把它们加以比较,也不构成隐喻。例如,“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象蒙着脸的人呢?”在这句话中,虽然把“我”和“蒙着脸的人”(当时以色列不正经女子的打扮)作比,也用了喻词“好象”,但因为比较的两个事物属于同一范畴,都是人类,所以不是隐喻。但在隐喻辨认中,这种同类事物比较有一定的欺骗性,很多人误认为它们是隐喻,可称其为“伪隐喻”。在我们的调查中,参加调查的54人中有16人认为这个句子是隐喻。该句中的比较对象“蒙着脸的人”,具有犹太文化特征,对它所指不清楚,可能也是学生误认为其是隐喻的一个原因。在认为这句话是隐喻的同学中,有几个写出了喻底,分别是“都不为人所见”,“没有引起新郎注意”,“陌生”,“对面相见不相识”,“畏惧、隔绝”,和“不能露面”。可见,他们都不理解“蒙着脸的人”的文化含义。所以,“唯文化比较对象”也对非隐喻的错误判断有一定影响。

二、“泛文化隐喻”和“唯文化隐喻”

在研究中,我们把隐喻分为两类:“泛文化隐喻”

和“唯文化隐喻”。“泛文化隐喻”和“唯文化隐喻”这两个概念的雏形,蔡龙权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出^[6]。“泛文化隐喻”根植于人类的普遍体验,如 *Life is a journey*, “*My love is a red, red rose*”, “人生如梦”等。很多文化中,人们都把“生命”比作一次“旅行”,把“爱人”比作“鲜花”,或用“梦”来比人生的无常虚幻。这类隐喻因其普遍性,翻译时喻体和喻体不必改动,只用做字面转换,译文读者理解毫无困难。而“唯文化隐喻”指那些根植于某个文化群体,与该文化群体的生存经验、信仰和价值观念紧密联系的隐喻。例如,“我们是羊,耶稣是好牧人”,如果不了解《圣经》和基督教文化的人,可能不会完全理解这个隐喻的意思。再如, *You are a garden locked up, my sister, my bride* (《雅歌》4:12, NIV)。如果不了解犹太文化中,“花园”或“葡萄园”常喻“人体”,也较难理解“关闭的园”隐喻新娘的贞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来自另一个文化背景,那么在理解异质文化隐喻时很可能按字面意思理解。即使辨认出是隐喻,在理解上也会有偏差或误解,甚至不解。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中,隐喻很多,其中很多是“唯文化隐喻”。译文读者由于缺乏辨认和理解这些隐喻的文化、生存、经验和信仰背景,可能难以辨认和理解这些隐喻。

犹太(或以色列)民族生活在中东地区,以畜牧业和酿造业为主要生存方式。所以,牧羊、羊群、牧人、母羊、羊毛、山谷中的小鹿、百合花、葡萄园等都是常见的喻体。由于中东地区多为山地荒漠,所以青草地、溪水、井、甘泉等常被用来比喻美好的东西,比如作为安宁、新娘、爱情等的喻体。而葡萄酒、葡萄干、苹果、中东的香料如没药和哪咤等,也常作为爱情的喻体。另外,中东的房屋多为帐篷,所以帐篷、幔子等也被用来作为喻体,而这些物品在其他文化中很少被用来作为喻体。此外,《圣经·旧约》成书时期中东的建筑物,如黎巴嫩塔、大卫的高台、水池等,地点如得撒、耶路撒冷、迦密山、黎巴嫩等都成为具有中东文化特色的喻体。除此之外,以色列民族独特的民族经验,如在埃及400年的寄居生活,使他们熟悉埃及的很多事物,如法老富丽堂皇的马车和骏马。而他们在巴比伦被掳的经历,也使他们对两河(幼发拉底河和第比利斯河)流域非常熟悉。总之,原文本写作时期当地的风物,如建筑物、山川河流,风俗习惯、民族经历、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等都构成该民族独特的隐喻系统。正如中国文化中的一些隐喻,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个隐喻,如果不理解中国文化中赋予“玉”这个喻体“高洁”、“珍贵”之意,和相对于“玉”

之“瓦”的“苟且”之意,则很难理解这个“唯中国文化隐喻”。

一般来说,读者对喻体比喻题更为熟悉。但对跨越时空的译文读者来说,有些喻体甚至比喻题更陌生。例如,“你的颈项好象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雅歌》4:4)这个隐喻,对产生原文本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这个喻体是熟悉的,而诗中新娘的颈项是未曾见过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可以通过喻体的高耸挺拔,来想象喻题——新娘颈项的美丽。但对于2000多年后的中国读者,“大卫的高台”这个喻体则是从未见过的,这必然增加理解这个隐喻的难度。

《雅歌》是爱情诗歌,有对爱人身体和男女结合的赞美,为了含蓄优美,也富于晦涩的借喻。借喻喻题和喻底都没有出现,直接用喻体代替喻题。如果喻体是犹太文化特有的,则辨认和理解更困难。里面唯一明显的借喻出现在这句话里: *My dove in the clefts of the rock, in the hiding places on the mountainside*。其中 *My dove* 借喻 *my love*。其他借喻则较难辨认。(启导本)中文《圣经》在注释中明确指出的借喻有6个,但这6个隐喻比较晦涩,不经指点很难辨认。

三、对隐喻类别的语义划分

为了说明不同类型的隐喻对读者理解造成难度的不同,我们把喻题、喻体和喻底都显现的隐喻分为第一类,用A表示(注意,这个类别跟汉语传统修辞中的明喻不同。明喻是带有比喻提示词的比喻,喻题和喻体出现,但喻底不一定出现,例如“这孩子像个刺猬”是明喻,但不属于A类隐喻);喻题和喻体出现,但喻底不出现的,为第二类,用B表示(注意,这个类别也不与汉语传统修辞中的暗喻重叠,它包括暗喻和不出现喻底的明喻)。只出现喻体(喻题和喻底都被隐去)的,为第三类,用C表示(这类与借喻重合)。束定芳在“隐喻的语义结构”一节里也曾这样划分隐喻,他把隐喻按意义结构分为四类:(一)喻体、本体和喻底同现;(二)本体和喻体同现;(三)喻体式隐喻;(四)本体式隐喻。在第四类隐喻里,喻体是隐含的,举例是 *Her son had been damaged in a crash*, 并说这句话中隐含的隐喻是 *Human being is an object* ^{[1] 66-68}。我们在这里考察的隐喻不包括第四类隐喻。

根据 Lakoff & Johnson 隐喻“是用一种经验去理解和经历另一种经验”的定义,我们对和合本中文《圣经·雅歌》1,2章中的隐喻总数和其中的A类、B类和C类隐喻分别进行了统计,发现共有隐喻25个,

其中 A 类隐喻 3 个, B 类隐喻 12 个, C 类隐喻 10 个。另外, 我们对《雅歌》1, 2 章不同译本中的隐喻进行了考察, 发现各个译本中这三类隐喻的数量分别如下(当然, 有些可能是有争议的)。

表一《雅歌》1, 2 章不同版本中的三类隐喻数目

	A 类隐喻	B 类隐喻	C 类隐喻
KJV	3	12	10
NIV	3	12	10
中文版(和合本)	3	12	10
NRSV	3	11	10
CEV	4	11	6
TEV	4	8	6

四、对《雅歌》1, 2 章中隐喻的辨认和理解调查结果

我们在 2006 年 5 月就(和合本)中文《圣经·雅歌》1, 2 章中的隐喻, 对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大一的 54 名同学, 做了一个测试。在课堂上, 我们把复印好的(和合本)中文《圣经·雅歌》1, 2 章发给所有被调查者, 要求他们在 20 分钟内阅读完毕, 并完成下列问题: (1) 写出自己辨认出的隐喻总数; (2) 在辨认出的每个 A 类隐喻下划横线; (3) 在辨认出的每个 B 类隐喻旁写出该隐喻的喻底; (4) 在辨认出的每个 C 类隐喻旁写出其喻题。随后, 我们统计了每个学生辨认出的正确隐喻总数(因有些同学把一些非隐喻或“伪隐喻”误判为隐喻), 并统计出每个同学辨认出的三类隐喻数量。然后, 我们由多到少统计了辨认出不同隐喻数量(包括总数和三类不同类别的隐喻)的学生人数。结果如下: 接受调查的 54 人, 对总共 25 个隐喻平均辨认出 15.81 个, 占 63%。对其中 3 个 A 类隐喻平均辨认出 2.3 个, 占 77%。对 12 个 B 类隐喻平均辨认出 10.6 个, 占 88%。对 10 个 C 类隐喻平均仅辨认出 3 个, 占 30%。

从数据可以看出, A 类隐喻的辨认难度居中。A 类隐喻理应最好辨认, 但其中出现的一个比较级隐喻 Your love is better than wine, 给读者辨认带来了一定难度。54 人中有 29 人未辨认出这个隐喻。在 3 个 A 类隐喻中, 24 人辨认出全部 3 个, 26 人辨认出 2 个, 1 人辨认出 1 个, 3 人一个也没有辨认出来。对于自己辨认出来的 A 类隐喻, 大部分同学都正确地找出了喻题, 喻体和喻底。但其中的“唯文化隐喻”——“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 如同基达的帐篷, 如同所罗门的幔子”——仍给部分同学的理解带来了困难。因为“基达的帐篷”和“所罗门的幔子”这两个喻体, 是非常具有中东文化特色的事物, 女主人公自比为“帐篷”和

“幔子”, 对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是非常陌生和不习惯的, 所以虽然 54 人中有 50 人都辨认出了这个隐喻, 但在理解上有所偏差。一个同学认为喻底是“黑而有用”, 另一个认为是“柔美而秀外慧中”, 另一个同学认为喻底是“好而神秘”。可见, “唯文化”A 类隐喻因为喻体的陌生, 也会引起一些歧义和理解上的偏差。

在该调查中, 对 B 类隐喻的辨认正确率最高。这类隐喻因为喻题和喻体都显现, 也较容易辨认。但其中的“唯文化”B 类隐喻, 即把二者作比对译文读者相当陌生, 即使伴随喻词出现, 辨认仍有一定困难。如“以爱为旗在我以上”(《雅歌》2:4) 这个隐喻, 54 人中只有 6 人辨认出来了。因为在中国文化中, 少有人把爱比作“旗帜”。对 B 类隐喻的理解基本问题不大, 但有一定差异。比如对“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 常在我怀中”(《雅歌》1:13), 理解就有“充满芳香, 使人得安慰”, “美好而珍贵”, “珍贵、必要”等, 基本正确。

C 类隐喻的辨认和理解问题最大。在 10 个 C 类隐喻中, 54 人中有 16 人只辨认出 1 个, 10 人辨认出 6 个, 9 人辨认出 3 个, 8 人辨认出 2 个, 4 人辨认出 5 个, 4 人辨认出 4 个, 1 人辨认出 7 个, 2 人一个也没有辨认出。对它们的理解也有一定的模糊和偏差。例如, “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个隐喻, 有 18 人辨认了出来, 但无人正确指出“葡萄园”喻义是“身体”。“我欢欢喜喜地坐在他的荫下, 尝他果子的甘甜”, 这个隐喻有 30 人辨认出来了, 但 21 人未指出或不能指出它们比喻什么, 只有 9 个同学指出了喻题, 如“荫下”指“身边”, “新郎的美好品质, 美好而令人欣赏”, “保护”等, “果子”喻“爱情”, “良人对我的照顾”, “我享受新郎的爱情”, 或“相处过程”。另外, “求你们给我葡萄干滋补我力, 给我苹果畅快我心”, 这个隐喻只有 10 人辨认了出来, 其中 7 人未指出或不能指出“葡萄干”和“苹果”比喻什么, 只有 3 人指出其比喻“爱情”, “男子的爱”, “爱的收获”。而“要给我们擒拿狐狸, 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 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 有 24 人辨认出了这个隐喻, 其中 7 人未指出或不能指出喻题, 17 人指出喻题, 如“狐狸”喻“破坏爱情的人”, “捣乱者”等, “葡萄正在开花”喻“爱情正在发展”等, 理解大致正确。而 54 人中只有 4 人辨认出“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是隐喻, 但无人指出它比喻什么。这里的一个问题是, 这些隐喻的借喻可以做“双关”理解, 如果按字面理解的话, 也说得过去, 但与诗节和诗章的话题有一定冲突。所以, 如果仔细研究的话, 就会发现把它们做隐

喻理解更符合语篇语境。

五、翻译中对“唯文化隐喻”进行处理的必要性和缺点

正因为译文读者对异质文化隐喻的辨认和理解有一定困难,一些译者在翻译多隐喻的文本时,做了一些调整,以帮助译文读者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文本。我们对六个《圣经》版本(King James Version,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和合本,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 以及 Today's English Version)有关《雅歌》1,2章中隐喻处理做了对比分析,发现一般有以下几种做法:

(一)把借喻改为明喻。借喻用喻体直接代替喻题,喻题和喻底都不出现,辨认和理解比较困难。KJV 中的一个借喻“O my dove, that art in the clefts of the rock, in the secret places of the stairs”, Today's English Version 译为“You are like a dove that hides in the crevice of a rock”,把借喻改为明喻,降低了辨认的难度。

(二)显现喻底。例如, KJV 中的一个暗喻“ I have compared thee, O my love, to a company of horses in Pharaoh's chariots”(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雅歌》1:9),把女主人公比作“骏马”,没有出现喻底。把女人比作马是一些文化中的认知方式,比如中国人有把女人比作“小母马”的,“小母马”一般喻性感健壮。在我们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同学辨认出了这个隐喻,一些同学写出了这个隐喻的喻底,如“美丽”,“秀美美丽”,“充满活力”,“英俊”,“俊美”,“漂亮”,“雍容”等,理解基本正确。但有些文化中可能没有这样作比的,就可能造成理解困难。因此,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 把这句译为“You move as gracefully as the pony that leads the chariot of the king”。Today's English Version 译为“You, my love, excites men as a mare excites the stallions of Pharaoh's chariots”。分别显现的喻底是 graceful 和 exciting。显示喻底一方面使隐喻意义明确清晰,降低了理解的难度,但同时排斥了其他的诠释,减低了读者自己经过努力推断出喻底的快感,也减少了隐喻的朦胧美。可谓有利有弊。

(三)更换隐喻。即用目的语文化中一个更常见的一般隐喻,替换掉异质文化中陌生的、读者不习惯的隐喻。我们的调查也显示,“以爱为旗在我以上”这个隐喻对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来说,辨认和理解有一定难度,54人中只有6人辨认出了这个隐喻。可能该隐喻对英语文化背景的人也相当陌生。所以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把这个隐喻译为“his inten-

tion toward me is love”,其实是取消了这个隐喻。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 更换了这个隐喻,用一个英语文化中更常见的隐喻“showered me with love”替换了这个隐喻。另外, KJV 中的一个隐喻“A bundle of myrrh is my well-beloved unto me; he shall lie all night betwixt my breasts”(《雅歌》1:13),其中有一个非常富于中东文化色彩的香料词语“没药”,今天的读者很少见过或使用过这种香料,所以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 把这句话译为“My darling, you are perfume between my breasts”,用“香水”代替了“没药”,仍然是一个隐喻,但把原喻体更换为一个译语读者更熟悉的喻体。

(四)取消隐喻,用喻题代替喻体。Your eyes are doves behind your veil“(《雅歌》4:1, NRSV)这个隐喻也带有一定的异域文化特色,把女子美丽的眼睛比作“鸽子眼”。中国人把女子的眼睛比作“凤眼”或“杏仁眼”。所以这个隐喻也是“唯文化隐喻”。Today's English Version 译为“how your eyes shine with love”,取消了这个隐喻。我们前面提到的另一个借喻“my own vineyard I have not kept”也带有以色列民族的文化特征,辨认和理解有较大难度,所以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 译为“and so I neglected my complexion”, Today's English Version 译为“I had no time to care for myself”,实际上也取消了这个隐喻,用喻题代替了喻体。

(五)在注释中说明是隐喻用法,并说明隐喻意义。一般隐晦的借喻多用此种方法。在(启导本)中文《圣经》的注释中,说明《雅歌》1章6节中的“葡萄园”可指种植葡萄的田园,也可指女子的酮体,并指出可以从《雅歌》2章15节和8章12节对比看出这个隐喻义。另外,注释中说1章5节中的“葡萄干”和“苹果”隐喻爱人之间的亲昵。2章15节中的“葡萄园”喻女子自己,“开花”喻“情意正浓”,那么“狐狸”应该也是隐喻,隐喻那些可能引诱女子的男人。“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隐喻“她的良人好象羚羊享受她的美丽”。这些隐喻意义必须从整篇诗歌的话题和情景上考虑,才可能辨认和理解。与以色列人作为游牧民族熟悉葡萄园和放牧的生活有关,他们对女子身体和男女之爱的很多隐喻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隐喻带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非常隐晦新奇。这类隐喻如果不加以注释说明,对不熟悉文本或这些文化隐喻系统的译文读者,有很大难度。

六、结论

异质文化隐喻,特别是“唯文化隐喻”,对译文读者在辨认和理解上构成较大难度。译文如果用明喻

代替借喻,显现喻底,用目的语文化中较熟悉的隐喻替换异质文化中陌生的隐喻,用喻题替换掉喻体,注释说明等策略,可帮助译文读者辨认和理解这些难度较大的隐喻。当然,这样做也放弃了吸收异质文化中新奇隐喻的机会,降低了隐喻的朦胧美,减少了读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喻底或领会隐喻的快感。就不同处理方法的效果来说,因为A类隐喻理解最容易,所以,含A类隐喻越多的版本,越简单明白,但如果显现源文本中未出现的喻底,则排斥了其他诠释。B类隐喻理解难度适中,但如果用译语文化读者熟悉的隐喻替换源语文化中陌生的隐喻,则会失去吸收源语文化中独特认知方式的机会。C类隐喻最难辨认和理解,因此含C类隐喻越多的版本,难度越大,但其保留了较多源语文化特征,文学性也相对更强。

参考文献:

- [1]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2]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5.
- [3] 胡壮麟. 认知隐喻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5.
- [4]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6.
- [5] 束定芳. 论隐喻与明喻的结构和认知特点[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3): 102-107.
- [6] 蔡龙权. 隐喻理论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J]. 外国语, 2003(6): 41.
- [7] 圣经[M].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责任编辑 高浦棠]

The Target Culture Reader' Difficulty in Recognizing and Understanding "Culturally Exclusive Metaphor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in Translations

YU Su - l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Metaphors of other cultures, esp. metaphors that have to do with the national experiences, customs, and beliefs of a people, cause trouble to the target reader's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m. Our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54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of a key Chinese university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metaphors in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the Song of Songs illustrates that target culture readers do have difficulty in these areas. Comparing 6 translations of the two chapters, the paper also shows the five strategies usually employed to make metaphors easier for the target culture reader.

Key words: culturally exclusive metaphor; tenor; vehicle; ground